

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效用因子研究

——基于中西方游憩者比较分析

王屏¹ 栗丽² 欧阳雪莲³ 牛德奎²

(1 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南昌 330045; 2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 南昌 330045;

3 江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南昌 330022)

摘要:在借鉴 SMRM 解说系统规划方法基础上,提出有别于以往研究的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效用因子组合。文章选取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和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问卷调查地,以中西方森林游憩者为受访对象,实证分析解说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的重要性。结果表明: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效用因子为解说文本、解说媒介、解说序列;中西方森林游憩者关于解说效用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均存在显著影响,且系数均为正数,即解说效用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亦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效用因子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38X(2017)01-0057-05

The Utility Factors in Building Forest Park Tour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

—— A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Recreationists

Wang Ping¹ Li Li² Ouyang Xuelian³ Niu Dekui²

(1 College of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2 College of Forestry,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3 College of Fine Art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Abstract:Based on the planning model of SMRM interpretation system,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utility factors in building forest park tour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Canada Banff National Park and Chinese Zhangjiajie National Forest Park are selected as the places to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tility factors by interviewing both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forest recreationist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 utility factors in building forest park interpretation system include interpretation texts, interpretation media and interpretation sequences;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forest recreationists believe in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utility factors on forest touris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influence is positive, that means the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orest tourism interpretation for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recreationists.

Key Words: forest park; tour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 building; utility factors

DOI:10.13843/j.cnki.lyjj.2017.01.011

森林游憩实质上是一个极其复杂并不断变化的生态经济系统,由森林生态系统与游憩经济系统共同耦合而成,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维持着整个系统的良性运行。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为游憩经济系统的基础,在实现游憩经济目标的同时,保持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则是森林旅游协调发展的前

提。然而,生态功能的发挥并非为旅游活动自然结果,很大程度有赖于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的长期缺失易致旅游生产抑或旅游消费外部不经济性现象的生成,带来森林游憩业致命冲击。所以,在保护资源、教育和服务于大众等方面,森林公园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与义务,如何兼顾

收稿日期:2016-08-26

作者简介:王屏,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森林旅游。通讯作者:牛德奎,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森林生态,土壤生态、植被恢复。

基金项目: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森林旅游景观审美范式与叙事表述”(编号:YG2015067),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理论与实证研究”(编号:GJJ13625),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基于生态体验视域的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研究”(编号:GL1226),江西农业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生态美学视域下森林旅游解说系统构建研究:基于中西方游憩者比较分析”(编号:QN11GL03)。

游憩者游憩体验和区域环境保育,是中国森林景区管理实践中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环境解说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国家公园服务中心的解说事业,在环境教育目标明确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解说的一个分支。但相比而言,为适应旅游发展需求产生的旅游解说,强调以多种传播方式提供旅游景区相关的服务信息和文化知识,包括咨询服务、游览引导、安全提示及知识讲解等,目的是刺激游憩者对旅游资源的理解和欣赏。作为进一步表现资源、游憩者和管理部门之间互动交流的主要途径,旅游解说将游憩者对生态环境影响降低到最小值的有效管理手段,在森林公园开发相对成熟之后,同样需借助合理的解说规划增强景区吸引力和竞争力。但目前中国森林公园的旅游解说质量水准欠佳,如信息供给不足、景观主题模糊、解说媒介配置系统化缺失等现象尤为凸显,已无法满足现代旅游发展需要,而研究解说系统构建及其效用因子的目的则是寻求对森林公园解说效果起着最为重要作用的因素。因此,为了克服目前研究较少针对解说因子与解说重要性探讨局限性,本文在借鉴SMRM理论模型基础上,首次提出有别于以往研究的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效用因子组合,为森林或生态型景区旅游解说系统科学构建提供实证与决策支持。

1 理论模型和测量指标

1.1 理论模型

模式是利用图形、方程样式对客观事物内外部机制的直观描述,其间用来表达结构或过程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则以可预测的方式周期性重现,人们亦随之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变化规律,获得对事物的整体认识。

为了能够更有力地表述和论证笔者构建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理念,本文选取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解说系统规划模式作为研究依据,即加拿大大学者Peart & Woods于1976年提出的SMRM模式(Sender-Message-Receiver Communication Model)。该模式包含传播过程都应涵盖的信息来源、信息和接收者要素,并围绕为何解说、对何事何物解说、对何人解说、如何解说、解说反馈等客观存在的五项目标进行探讨。具体架构如图1所示。

若将SMRM模式运用于森林公园解说系统,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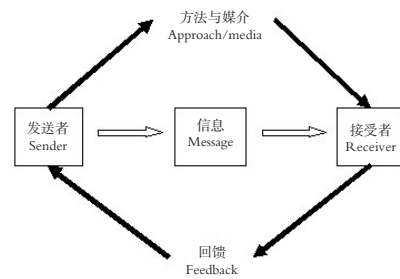


图1 SMRM模式框架

么我们有必要对上述提及的五项目标逐一对应解析。(1)为何解说:界定解说目标;(2)对何事何物解说:借助森林公园资源特性,归纳不同主旨作为旅游解说资历;(3)对何人解说:旅游解说以森林游憩者为服务对象;(4)如何解说:根据不同类型的森林游憩者对解说信息、内容顺序、媒介做出解说选择,此目标需借助传播与心理彼此的融合方能达到效应;(5)解说反馈:森林游憩者之生态体验感知、行为是否与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目标匹配基本一致。依据于此,完整的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内核应涉及解说目标、受众、过程、效果层面。

1.2 测量指标

森林公园旅游解说实质为一项有组织、有目的的传播活动,但信息本身并非等同于解说,只有包含信源、信道、信宿等系列传播要素方能成为解说。依照研究重点,特别是针对SMRM模式中“如何解说”即解说过程,本文就此进一步明晰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效用因子,分别为解说文本、媒介与序列,这一概念性假设也将在之后的问卷调查中予以测量验证。

1.2.1 解说文本

解说对象是旅游解说构成的核心部分,承载受众所要了解的景区之全部讯息,包含内容应是广泛的。但本文所提及的解说对象则侧重森林公园旅游资源本体,附带旅游景区管理环保制度,旅游设施使用等方面的说明则不为研究范畴之内。

依据景观属性及形态特征,森林公园旅游吸引物源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大类,由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文物古迹与建筑景观、民俗风情七个亚类构成。森林公园解说对象往往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区域,解说内容尺度宏观,但具有独立欣赏价值且相对均质的空间连续风景资源个体是景区构景的基本单元,所以,森林公园解说文本需要确认园内资源系统每一集合单元

主要特征,如典型地质构造、水文循环、动植物自然演替等,提出解说对象的不同层面景物属性及其延展性内涵;亦就森林公园本身存在的潜在风险与威胁,凭借解说指明景区相应的宣传、保护、教育管理措施。

从旅游学视野而言,体验为纷繁旅游现象的硬核,在旅游产业领域中若抽掉体验这个范畴,原本依附于旅游现象的其他现象或被赋予旅游价值的存在将失去其旅游的意义和可能(谢彦君,2005)。人类之所以能将体验合理的外化,则因认知方式构成了人类最重要的外显体验途径,而外化中有一部分借以语言符号为核心认知工具。与此同时,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言的概括性和指物性分别与人类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有着必然关联。文本为语言的运用形态,是根据一定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构成的整体话语或语句系统,外部现象便由文本既定的范畴来感知和定义。因此,笔者将解说文本作为研究森林公园旅游解说效用因子之一。

1.2.2 解说媒介

解说注重沟通参与,其载体为用于记录、存储、处理和延伸信息符号传送的工具,而解说媒介则是承载传递解说信息符号的中介物,在解说受众与解说对象间形成交换关系,进而推动传播过程不断向前运动。

不同种类解说媒介存有各自的优势、规律,由此所具不同传播效果,国外对解说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媒介期”。目前国际通行方法则是美国著名解说家 Sharpe 依据信息、主题传达形式将解说媒介分成人员解说和非人员解说两大类(Sharpe,G.W,1982)。但无论指示的对象与领域如何不同,媒介都是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得以实现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此基础上,笔者有所创新提出森林公园旅游解说媒介类别:(1)人—人系统,是指以具有能动性的专业导游员向森林游憩者进行动态、个性化旅游信息传导的人际解说方式。依照角色定位,将“人—人系统”归属人员解说类。(2)人—物系统,是指以书面材料、实物原生态样本及模型等无生命设施向森林游憩者进行静态旅游信息传导的自主解说方式。依照物化形式,将“人—物系统”归属非人员解说类。(3)人—机系统,是指以具有集成性的计算机多媒体向森林游

憩者进行声文图旅游信息传导的交互解说方式。依照功能效用,将“人—机系统”归属非人员解说类。

1.2.3 解说序列

叙述不仅仅是话语的一种模式,它甚至提供了能够使传播过程概念化的范例,实际上,人们的相互交往无论发生于何种环境,期间共享意义大部分都是通过叙述及叙事文本而产生和再现。解说系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文本型态,不仅汇聚声光、画面、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且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素材组织成一种叙述结构,强调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要素之关联加以考察。

在叙事结构中,序列若不是充分条件,也为必要条件(唐鸣镛,2006),因为事件都于序列中进行,这一过程存有不同目的并显现出诸多功能。然而,叙述事件之间的联系不一定是因果顺序,亦有可能关乎时间、空间抑或主题序列,正如“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内在心理活动与旅游客体所呈现的表面形态和深刻含义之间相互交流或相互作用后的结果,是借助于观赏、交往、模仿和消费等活动方式实现的一个序时过程”(Cath erime,1993)。但就旅游解说而言,序列则是以每个空间为中心,按主次关系组合构成的动态空间形式,解说序列具有鲜明的强弱节奏,应组织安排森林公园流动路线与方向次序,配置相应的解说文本与媒介展现合理空间环境,与此同时也决定了森林公园解说的轮廓和特点。

2 调研区域和研究方法

2.1 调研区域概况

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南省西北部,经国务院批准,1982年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并先后荣获国家首批世界自然遗产、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等称号。公园总面积达48km,森林植物、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98%,形成完美的自然生态系统。建园30年以来,公园森林旅游蓬勃发展,累计接待游憩者2984.3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347亿元。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坐落在阿尔伯塔省西南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毗邻,创立于1885年,面积约6641km,是世界三大国家公园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2010年,由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

评论网站 Trip Advisor 用户评选的加拿大户外探险目的地中,班夫国家公园荣登榜首;同时,在全球户外探险旅游地十佳评选中,位列第四。班夫国家公园因其森林草地、谷地高山、冰原河流堪称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亦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园,每年接待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憩者。

本文选择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和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调研地,首先是从创立时间、生态资源级别、森林景观特征、旅游知名度等方面考虑;亦出于中西方实证分析是本研究主体部分,受访对象应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森林游憩者,从接待游憩者国籍与数量角度而言,班夫国家公园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均可满足研究需要。

2.2 研究方法

2.2.1 量表开发

本文数据源自笔者课题的部分研究,课题组根据相关文献、研究主体内容与概念化操作勘察测量项目,结合专家意见法与深度访谈法,通过两阶段预调查数据的项目分析、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因子分析及同一受访者先后两次测试进行信度与再测信度分析,已证明开发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信度和效度。在最终确定 44 项测量题项中,涉及本文内容包含 4 个方面,即解说文本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评价、解说媒介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的重要性评价、解说序列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的重要性评价、旅游解说在森林旅游活动中的重要性评价。

2.2.2 数据来源

量表项目最终定稿后,调研组于 2014 年 6 月至 8 月展开正式问卷调查,运用面访调查中拦截式方法,游憩者填写问卷完毕后当场收回,同一旅游团体则以不超过 1/4 为原则;具体地点主要以班夫国家公园之配备生态导游讲解的明尼旺卡湖、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之临近出口的金鞭溪为主。

因样本容量关系到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也关系到抽样调查人力和费用的消耗,为此笔者着眼于本次抽样估计的置信度、精确度、成本效益 3 因素,确定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调查样本量各 384 份,本次调研随机向目标受众发放问卷总计 768 份,回收率均为 100%,但中西方问卷均出现部分项目没有填写完毕或尚未按照要求作答,故设无效问卷;本次调研有效问卷共计 695

份,中西方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 90.10%、90.89%。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结构

本研究选取的量表受众是来自世界不同国籍的森林游憩者,为此笔者准备了中英文 2 种版本内容相同的预测量表,量表按照国际惯例对人口统计特征予以分类,统一了衡量标准。

根据森林游憩者结构特征样本分布情况数据统计结果,其中以性别构成数据统计来看,受访的中国游憩者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男性 186 人,女性 160 人,分别占有效样本总量的 53.8%、46.2%;受访的西方游憩者男女所占比例持平,男性 173 人,女性 176 人,分别为有效样本总量的 49.6%、50.4%。由此可知,此次调研中西方森林游憩者性别构成趋于均衡。此外,中西方游憩者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及西方游憩者区域分布亦基本合理,样本选取均具有普遍性和随机性,保证获取的数据与结论真实可靠。

3.2 森林公园旅游解说效用因子与解说重要性分析

本部分以解说效用因子即解说媒介、解说文本、解说序列为自变量,以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为因变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研究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此判断中西方游憩者关于解说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是否分别存在显著性影响。

虽然“解说重要性”并非为构建森林解说要素,但检验解说重要性则是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的首要条件,惟有验证文本、媒介、序列这三个解说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才能得以继续研究森林公园旅游解说本应达到一种怎样的效果以及如何通过解说因子达到。

3.2.1 中国游憩者关于解说效用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的回归分析

通过解说文本、解说媒介、解说序列对旅游解说重要性影响做回归分析,得出方差分析表 1,由 $F=36.259$ 、 $\rho=0.000<0.05$ 可知,中国森林游憩者关于解说效用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存在显著回归关系。

由表 2 得知,解说媒介、解说文本、解说序列 3 个自变量的 t 值分别为 4.017、4.804、3.227,概率 p 均 <0.05 ,说明 3 个自变量对因变量旅游解说重要性存在显著偏回归关系。

表1 方差分析

模型	SS	df	均方 MS	F	p
回归	41.770	3	13.923	36.259	.000
残差	131.328	342	.384		
总计	173.098	345			

预测变量: (常量), 解说文本, 解说媒介, 解说序列。

因变量: 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

显著水平: $\alpha = 0.05$ 。

表2 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p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常量)	1.687	.261		6.462	.000
解说文本	.228	.057	.208	4.017	.000
解说媒介	.242	.050	.259	4.804	.000
解说序列	.150	.046	.171	3.227	.001

因变量: 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

因此, 可得回归方程为:

$$\hat{y} = 1.687 + 0.228X_1 + 0.242X_2 + 0.150X_3 \quad (1)$$

式(1)中: X_1 解说文本, X_2 解说媒介, X_3 解说序列。

式(1)表明, 中国森林游憩者关于解说效用因子即解说文本、解说媒介、解说序列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均存在显著影响, 且系数均为正数, 进一步可知解说效用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亦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3.2.2 西方游憩者关于解说效用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的回归分析

通过解说文本、解说媒介、解说序列对旅游解说重要性影响做回归分析, 得出方差分析表3, 由 $F = 14.392$ 、 $\rho = 0.000 < 0.05$ 可知, 西方森林游憩者关于解说效用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存

表3 方差分析

模型	SS	df	MS	F	p
回归	22.829	3	7.610	14.392	.000
残差	182.420	345	.529		
总计	205.249	348			

预测变量: (常量), 解说文本, 解说媒介, 解说序列。

因变量: 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

显著水平: $\alpha = 0.05$ 。

表4 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p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常量)	2.487	.255		11.279	.000
解说文本	.140	.063	.141	2.210	.028
解说媒介	.124	.045	.118	2.773	.007
解说序列	.136	.060	.145	2.283	.023

因变量: 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

在显著回归关系。

由表4得知, 解说文本、解说媒介、解说序列3个自变量的t值、概率p值, 分别对解说重要性存在显著偏回归关系。

因此, 可得回归方程为:

$$\hat{y} = 2.874 + 1.40X_1 + 0.124X_2 + 0.136X_3 \quad (2)$$

式(2)中: X_1 解说文本, X_2 解说媒介, X_3 解说序列。

式(2)表明, 西方森林游憩者关于解说效用因子即解说文本、解说媒介、解说序列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均存在显著影响, 且系数均为正数, 进一步可知解说效用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亦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1)在借鉴SMRM解说系统规划方法基础上, 通过理论模型, 将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效用因子确定为解说文本、解说媒介、解说序列, 为森林或生态型景区旅游解说系统科学构建提供决策支持。

(2)解说因子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的回归分析表明, 中西方森林游憩者关于解说文本、解说媒介、解说序列对森林公园旅游解说重要性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后续研究可从中西方游憩者之文化思维、心理场域角度深入把握主因子的分析方向, 如针对中西方游憩者从观景思维、语言特征角度剖析森林公园旅游解说文本的撰写, 将景观话语带至异域文化圈中交流, 在具有不同文化观的游憩者间转换表述思维进行; 针对媒介形态格局、语境文化角度剖析与解说内容相契合媒体的选择, 审视森林游憩者生态认知、判断和生态行为如何受其影响; 针对中西方游憩者从思维方式、学习与审美认知运动轨迹角度, 剖析解说与生态体验间、景观空间相互耦合的运动轨迹和相关序列关系。

参考文献

- 谢彦君. 旅游体验研究: 一种现象学的视角(前言)[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3)
- 谢彦君. 基础旅游学(第三版)[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1: 242
-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Narrative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17~18
- Cooper C. The technique of interpretation// Medlik S. Managing Tourism [C]. United Kingdom: Butterworth Heinemann Ltd, 1991: 224~230
- Sharpe, G. W. Selecting the interpretive media// G. W. Sharpe (ed.), Interpreting the Environment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82: 100~122

(责任编辑 钟懋功)